重刻存古約言叙

今天下凶于而家害于而國之事皆人心之不古為之也人心之不古論者謂醇漓樸散氣運使然不知君臣父子之道於秉為彝於德為

庸危言行之無甚新奇可喜者賢
智之所不樂而愚不肖之所不驚也
春秋去醇樸之世未遠季路又聖
門之高足也一聞正名之論則以為
迂迂正野之反也迂迂者恒有所不

忌。有所不敢。不迂則野至於野而無忌憚之事起矣。古之人寧朴無華、寧遲無捷、寧拙無巧、寧塞無通逵逵不肯出於苟且便易之一途以自決其壇域坊表之閑、以天縱之

至聖一則曰好古再則曰好古要以
寔為其迂者而已矣予不敏承乏
留計與
豫石呂公朝夕從事公有存古約言
十二篇海内多刊行之頃程原仲氏

與江南之都人士復謀刊行之而稍增定以士戒、士箴、及孝弟解、諸篇總爲若干卷予迺讀而嘆曰古今人之不相及久矣、今人聞古人之名、每每有生不同時之恨、至今人行古人之事、則又

相與非之笑之夫今人之思古人者非
為其名也思古之人何以須非笑今
之古人公之為此存古之書也法古
之人也法古之人而設有非笑今之
古人者出於其闇狂倒之瀾廻之何

從此公之不得不爲此存古之書也其遡之有源焉其行之有本焉其教之有漸焉何爲源天中故伊雒之鄉遺教猶存公動尊所聞以訓流俗又復以月川西川雲浦諸先生

懿躋之在人耳目者提命迴環使人知其師承有因、而不謂強我以前賢未有之事、此遡之有源也、何為本公力學好脩篤行孝友讀身外無道、誠外無學、二語、叅悟何惺

署門七則泰山喬岳風誼凜然矣此行之有本也何為漸首敦本次厚俗次冠婚喪祭以及十六戒三箴十解皆非日用常行之事不以督人如水之繇川達河繇河達海使

學者無束縛馳驟之苦此教之有
漸也然則公若用以自砥也何用此
書乃公則以救世也何可無此書師
古人之人述古人之書則見公之人即
以爲見古人可也讀公之書即以爲

讀古人之書可也今之人有忌於非
笑古人敢於非笑古人者必未嘗
見公之人讀公之書也見公之人讀
公之書而世遂決不復有非笑古
人之一流人則公之慈賜弘力真所

謂迴狂瀾於既倒、而遠衍洙泗之
傳、近續伊雒之派、豫石又何讓焉、乃
今天下之新奇自命者、輙誚迂儒
無當於用、彼未嘗迂也、若果如聖
人之迂則凶家害國之事不忍爲

不敢為而一道同風之盛予且與公共歌咏之且疆都之墮侵地之復迂者之作用何如哉用聖人之迂而力挽凶人害人之野公其愈益寤寐古人以大竟其生平好古之用天下

後世重公之用而愈以重公之書此
十二篇决不與琪樹瓊花供片時
賞玩即與天壤無敝可也
崇禎辛未長至前三日
池陽通家弟鄭三俊頓首

書於白下之體國堂

天都後學胡文柱謹書

重刻存古約言叙

存古約言者新安豫石呂子所輯書也呂子閔風會之日流江河之愈下思有所以坊之而作此書其憂深其思遠真仁人之言而不得已之用心也或者

曰時世遞變捨人委蛇人情方日
趨於今而曰必古之存殆乎拂俗
而大非人情曰非然也古者愿慤
貌不勝情先王禮制彬彬緣體質
而敷賁之而情亦既達矣降而牀
笫虛卑徒飾縟采繁多而情復不

所須須相襲則衷益漓情相疑則器益贗于是乎詐僞萌生而邪珍益作亂之生也則溪侈之一念以爲階也且夫鑠天地之精者立畫之術也窮物態之變者難繼之道也矧夫執物之不端綱維之未立

穀詒之無術壹則之多慾而頗可長者乎人情處乎其極則必有獻心焉厭則悔悔則更厲之人夜半生子汲汲焉取火視之唯恐其似已者人情也護疾而忌醫非人情也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因人情而

爲之坊、庶幾古道猶有存焉者、或
者曰嘻不然人情之變亦大不可
窮詰矣將遂以言坊之吾未見其
能濟也、且夫天下人之不安於其
情也久矣質愿與華靡對、其數不
勝、忠信與儇巧對、其數不勝、謹飭

與恣睢對。其數不勝。趨時與反古對。其數不勝。故曰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況乃挾巧遁之術。託悠謬之辭。方且欲破滅名教吐棄倫物。陽駕言于晉人之不羈。而陰肆行其小人之無忌。

悍。彼其齊民無論已至所歸爲士者而亦復然如之何其不浸假而化也吾聞呂子之言曰是書與士大戒相表裏戒士所以爲齊民倡也吾讀士大戒而益知呂子之憂世深而防世切也焉有士風不慤

而可以存古者乎此士大戒之所為繼作也噫此非呂子之所創為也吾嘗聞戒于古人矣戒爾卿士周書之戒也戒慎乎其所不睹中庸之戒也若乃標義命之二戒者始莊周而戒行之說遂盛傳于釋

亦然昔元臣有不受其國師戒者
曰臣受孔子戒矣噫唯其服膺吾
戒故不肯妄受彼戒不然則必獸
薄土苴之不勝而故謬爲託足以
岐奪之夫大德既已踰閑而小德
又安問矣斯義也布士大戒之第

一義也先是此書刻於雒刻于大
梁刻於山左又重刻于河西歲庚
午呂子奉
天子命視南餉于時疆事孔棘轉
輸匱竭呂子孝德清風旣浸人肌
骨而殫精竭思至廢寢食甫朞月

而百度貞倉庾實教化行頌聲作
噫賛者之有益于人國也若是哉
於是學士大夫咸相與造而問業
因得此書轉貸抄傳日弗克給而
人情亦既可知已愚因爲謀再刻
且欲以定志誠身庸言庸德爲始

基之也、遂合士大戒及三箴孝弟詩解諸篇併刻之以見伊雒正學之孫行實地云爾

崇禎辛未重九日古歙後學程崙敬書于白下長干里

存古約言敘 一

關中馮從吾 字仲好己丑科歷工部尚書謚[redacted]

夫世道自醇而漓人情自朴而華譬之江河愈趨愈下不以禮教隄防之不止也故寧儉寧固從先進之說孔子斷斷不置其憂深其慮遠矣老氏不達不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而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是率天下蔑禮而爲亂也其禍世豈小今天下禮教敝也久矣薦紳習爲

奢靡、青衿習爲狂肆、齊民習爲僭越、釋令不務
長此安窮新安豫石呂公憂之乃纂存古約言
十二篇首敦本、次閑家、次厚俗、次論冠、次論昏、
次論喪、次論祭、次服式、次宴會、次交際、次揖讓、
而以束劄終焉、大畧以朱文公家禮爲主而採
擇諸名家言酌古準今刪煩就簡不泥不狥易
知易行至宴會不用聲伎尤爲表正風化儆戒
厚俗第一義廻狂瀾而障百川其功豈淺尠哉

雒爲二程先生之鄉其風氣雅稱樸茂而公邑故有孟雲浦先生潛心理學力追古道與余莫逆惜其年僅踰艾未究其用公今約同志弘農王惺所澠池張抱初雒陽邢舜玄脩復講會崇正闢邪而又爲此約以興起禮教爲己任則伊雒之間行且復見二程之化世道人心有不歛華就實返薄還醇者吾不信也嗚呼倡約在公遵約在人凡我同志尚相與設誠致行之庶

不負公惓惓存古雅意不然公約之而吾悖之豈惟負公抑且自負平日所學謂何余不肖願與諸同志共懋勉焉。

存古約言敘 二

廣川謝陞 字伊晉丁未科 南京吏部尚書

孔門以庸謹中而鄉黨一篇凡喫飯穿衣言語動靜不外於日用尋常則庸行胡可忽焉。介孺高明聖學發人未發大有功於吾道而作存古

[illegible]言說者曰此返澆而之淳從薄而歸厚歟奢而從儉去華而即實爲風俗世道慮意甚善余曰爲風俗世道慮固也夫存與去對古與今對約與煩對無乃流于情則去成於性則存漸于俗則今印於心則古習於僞則煩歸於誠則約性之中有位育心之中有清寧誠之中有變化則庸也者實通天下爲一巳也說者又曰孔門以一貫言道而子言性言心言誠是分之也余

曰孔門亦嘗以遠近明性操舍明心天人明誠所以行之者一也千載而下一字未有了義即曾子忠恕亦曾子之一而非夫子之一也夫子之一則仁而已矣仁之一字從堯舜以來未曾喝出至夫子則老安少懷己立己達諄諄焉今存古約言者無乃不忍世之爲澆爲薄爲奢爲華乎天下爲己任者仁以爲己任者也假若忍于世之任情則放浪邪慝不可名狀矣忍於世

之靡俗則江河遷流不可堤止矣忍于世之作僞則機械變詐不可方物矣此介孺隱然有憂焉而欲率於性本于心致於誠修庸行之道以爲教者也然孔門信而好古介孺存古好者孰仁之境存者力仁之機究竟存至于好而好猶不忘其存介孺以存古倡人人以存古應於穆淳龐之運在介孺修教中矣又考夫子嘗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

失。縱欲則敗、故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然則存古約言者、非防亂之深意乎、亂之源杜、則治之機開、故曰訓、庸行者以天下為巳任者也

大梁刻存古約言敘

安德程紹字公業、巳丑科僉都御史、河南巡撫

盖聞天地者、世道之所造也、世世道者、人心之所為也、儒者一念所存、古今旦暮、而李華蘇允明

[illegible]好爲危論謂世益世滋人難復古甚謂如入江河者不可行山既食太牢不可復食以藜藿若然則先王至今不眞成魑魅乎直道斯民三代自在朴野似質慳吝似儉卽從其所蔽而入亦未有不可治化者故叔季而三王一時而千古總在君子存之焉爾新安銓部豫石先生禔身履道明體適用家世銓曹風稱簡要歸而與王惺所張坦初邢舜玄諸先生講德東都爲今

之伊洛以其餘著存古一書自敦本、閑家、至東
劄、共十二篇以署門七則終焉、其理該其事細
其意古、其語今、其言簡而明、其旨沉而痛、君子
履之可以居德。小人守之可以保身。浸美風俗
增長近化眞六經之緒言三誥之廣義也、公又
謂使吾弟取諸禮家說文之亦何益于世古今
不相及千里不同俗卽我邑人士視前二三十
年亦有月異而歲不同者、旨哉斯言蓋予讀周

[illegible]矣大宰八則之六曰禮俗以馭其民蓋禮自禮俗自俗並行以馭民也鄭康成不解其義謂制其禮文之節則俗不野者大誤不覩之土均曰掌施舍禮俗乎大司徒十有二教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二條所載俗義甚明吾不以傳解經而以經解經則周禮之自為証也乃知以俗教民非惟法後王抑所以法先王矣公是書上可以媲朱子温公而下不失公家藍田鄉約之

遺意其眞修已治人之師[illegible]今哉洛陽自漢京以
來風俗尤茂賢人輩出如香山洛社與二三同
志俱有雅會亦有誡語然二社不過約飭酒餚
敦示眞率僅存古篇之一事而公之存古篇則
理事並陳雅俗共貫屹然爲名教中一大主張
其裨益於世道匪淺鮮也陶侃中流砥柱梁公
斗南一人微豫石吾誰與歸方今
聖主在宥同軌同倫欲陳虞夏商周之謨成比

居可封之俗乎則有豫石之約言在可家諭而戶曉之矣紹秉傳入境方欲率屬而返於古豫石即以是篇見遺其先獲我心哉敬弁其首期與撫屬共勉而行之

大梁刻存古約言敘　二

西蜀梁之棟字木仲癸丑科御史河南巡按歷大理寺丞

余友呂豫石獲告居鄉作存古約言十二篇入思循陔出思聯鄂白華門子如磨如錯首敦本

治不越閫鄰惟始嘻類我可祝養難惟斯、次閑
家繒薄亟裂墻薄亟圯視民不佻介天之禧、次
厚俗三于何加道于何始含玉既糜椎牛亦侈、
次論冠論婚論喪論祭鵜聚則殃象焚乃亡厭
淫崇靡簡率可常、次服式宴會交際揖讓東劄
翟公之言激而無取君子之論信而有徵、次附
署門七則垂涕東言、梁子曰余按豫與郡邑約
亟亟亟于省煩文云郡邑之吏疑信半也今觀

[illegible]石約言猶不足信與君子之教於鄉也設誡致行以本之直指明徵以喻之斯俗不駭而衆著於其義矣則何也孝弟人之彝性莫爲之覺或昧而不自知眞率人之易從莫爲之倡或孤而弗克樹言之不可已如是夫是故入有竅撥有機令人讀李廣傳卽欲起鬬讀石建傳卽欲俯躬俯躬起鬬豈非言爲之哉籟觸于不自知而人動于惡可已此存古約言之所以範世善

俗也豫石取一切古法以範世善俗意豈不尤韙嗟乎草衣木食既不可還今以古之質三百三千又不可東今以古之文約言之于古雖有存焉者寡矣豫石之意云救焉耳巳豫石持憲秉銓中外敭歷志堅于礪石操苦于茹蘗而又盈而思損謙而彌光既巳設誠致行其所明徵直指詎猶夫世之贋襲而黛飾者人之則之如景星之麗斗極衆鳥之附鳳儀慮亡不誠則動

華則變以共返於沕穆胥華之盛可以敦國可以敦天下約言之於古雖有不存焉者寡矣豈與余空文期會埒哉仲尼有言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也余甚媿豫否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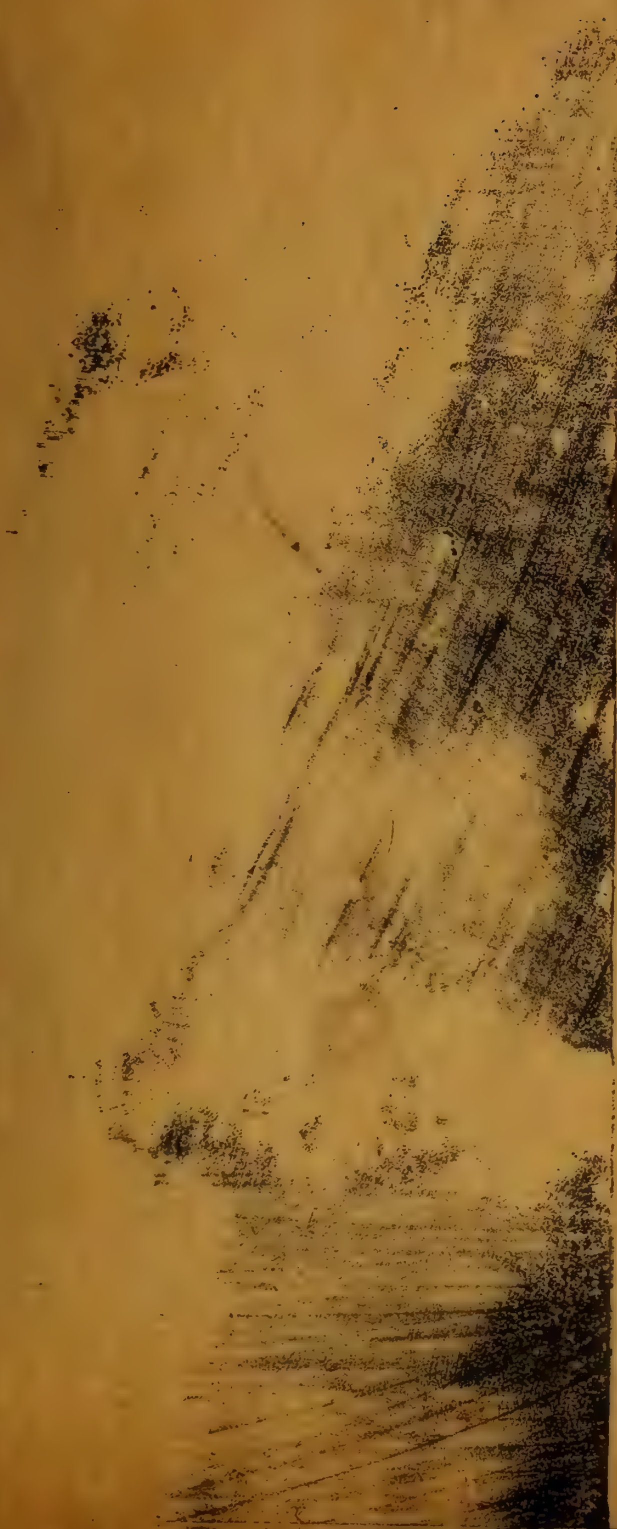
山左刻存古約言跋

夷門王惟儉 字損仲乙未科僉都御史 山東巡撫歷工部左侍郎

昔夫子之訓世也曰以約失之鮮而無如後世之日趨于靡也大凡天地之運極則必反易曰

窮則通通則變故侈靡之甚士大夫亦自厭之此新安呂介孺氏約言所由作也首之以敦本終之以東劄而以名賢之訓附焉士君子能持以是訓是行處則爲聖賢之品出則爲豪傑之猷盖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馮少墟一代儒宗而亟稱賞之良有旨哉會不佞領鎮山左與魏元白侍御有同志焉因廣其意而亦爲約凡出于稍存古道率先百城云爾因刻介孺書以

憲示各邑而中有宴會禁用倡伎一則嗚呼此年來之惡風也不佞弱冠時尚未見士大夫冒此禁者比則浸浸曰吾晉士之達也以之束身則損名以之訓謨則敗子弟他猶行之未易此有何樂而亦甘心荒淫爲之乎願士大夫三復介孺之旨云



存古約言自敘

甚矣儒者之迂也今何必古哉使必古也將擇木茹皮綯髮閹首而能乎哉今不能爲古猶古不能爲今有其心焉可也斯民三代之直今之心猶古之心而有識者率爲世道江河之嘆則又何也雖有其心而不勝俗也彼其俗相率爲然而一人獨卓然古道之從衆且非之笑之其人亦卒中徙而規於俗豈古之必不可復抑無

有人焉明以為巳任而不顧人之非之笑之也有其人俗卽非之笑之迨其果能卓然古道之從俗且自悔其前之謬而信從之不遑遑非笑之者哉則夫非之笑之者必其未嘗古也故曰今之心猶古之心也古實而今好僞古厚而今好澆古儉而今好奢彼其心豈不欲實欲厚欲儉哉俗移之也卽不欲實欲厚欲儉亦其習於俗以成性非其本心也嗟乎惟禮可以已之夫

禮則自家禮而集禮書儀儀禮戴記諸書備矣人將曰獨不當求之六經乎然而不行其野不達其馬俗方規規然終其身之不悟吾與之言禮而復繁其辭泛其指而驟與之華彼必益駭而不信議而弗從吾益有隱憂焉以爲繁不如簡之易鏡也泛不如切之挈要也驟華不如相因之默喻也僭爲存古約言十二篇首敦本言夫孝德之本也而閑家而厚俗則修齊風化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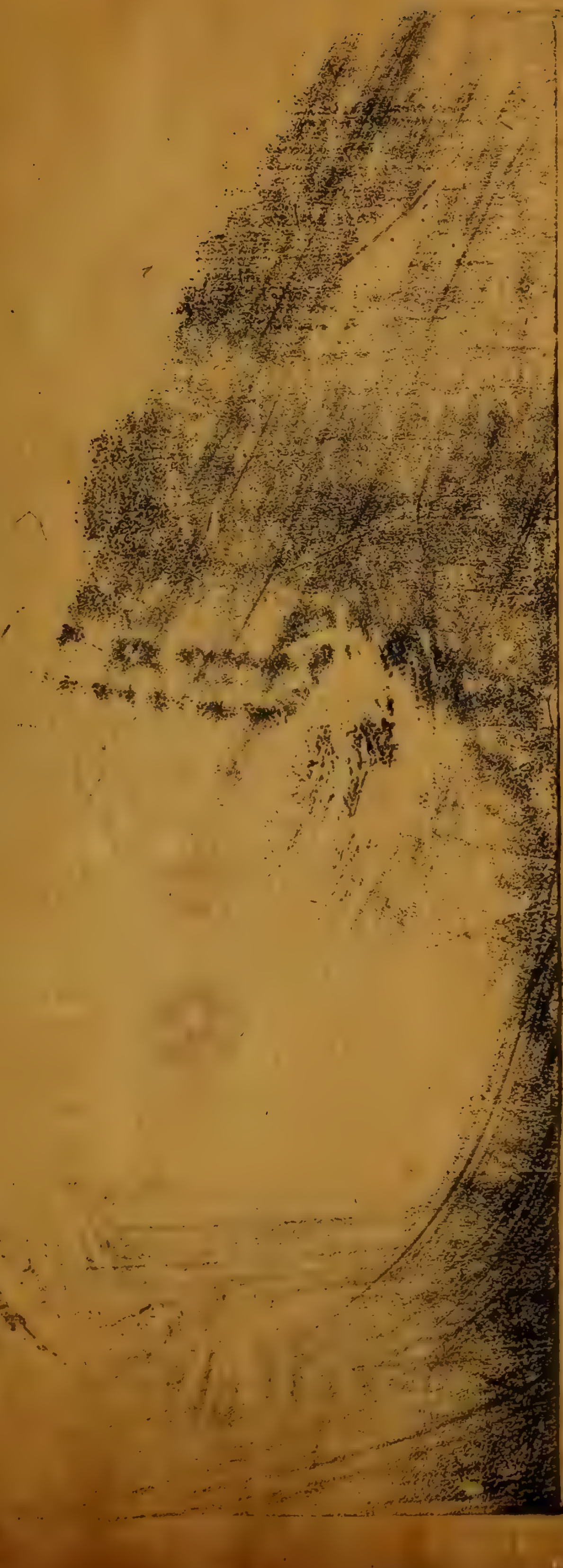
焉猶未也而漸及於冠昏喪祭言夫禮不可斯須去而此其最大者若服式宴會交際揖讓東劉則皆日用之常而奢則不孫也動容周旋中禮者寡矣故必本之以禮而一返之於實於厚於儉其爲說大抵祖家禮而引用沈歸德呂寧陵及孟雲浦諸先生所嘗言者非吾臆說也夫使吾弟取諸家說而文之亦何益於俗盍彼諸家說最簡易莫如家禮及諸先生鄉約而今皆

不可盡見諸施行無論古今不相及千里不同俗卽我邑人士視前二三十年亦有月異而歲不同者醫者爲方必求對證苟能已病雖海上單方無異黄岐不則日取内經素問丹溪諸方書錄之無益也故吾之爲約言也綦簡綦切綦因也約故也吾聞仲尼論以約失之者鮮然必曰約之以禮又必曰克己復禮使不約禮何云以約使不克己何云約禮謝氏曰克己須於性

偏難克處克將去如是言約斯至約矣噫世多非笑儒者尤多非笑迂儒夫寧知世無迂吾之言而非之笑之也哉狂瀾既倒誰砥中流吾爲此言豈誠得已是必有人焉諒吾不得已之苦心以相與力返先古雖于古禮什一千百而古意不失猶可厲世磨鈍故曰有其心焉可也若夫海内有大君子者起而肩世道之責將必綜宋禮諸說而遡古禮之全俾三代之英太初之

稷卨在人間豈復事此哉雖然其以此爲古道之權輿禮教之嚆矢也亦或庶幾有小補焉爾

有明天啓甲子月正元日新安呂維祺介孺甫題於孝友堂



存古約言義例

一是篇簡易切實皆修身齊家涉世範俗所最喫緊者盖爲賢智者所不可踰越而愚不肖者亦可以企及若不求諸可行而漫爲高遠之論以驚世駭俗則吾豈敢

一古道之失久矣愈趨愈遠不可救藥是篇姑正其本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者學者第從事於此而不失古意庶無大失故曰以

約失之者鮮意政謂此

一程子曰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觀時之風氣自不同如今人面貌自與古人不同雖聖人作須有損益所以篇中多因俗斟酌務求切近不汎頗費苦心

一敦本重天倫也閑家厚俗篤風化也冠昏喪祭復禮教也服式以下至柬劄從儉質也洗龍江約中有身儉心儉二條使非本

於身心則其所爲亦僞矣故學者必以誠身爲本

一冠昏喪祭獨謂之論者論其槩也其儀節之詳考註之精自有家禮在今不敢贅

一諸欵中如昏之詐冒結昏喪之棚祭勸醉扮戲歛賞撻壘搶紅之類及凡風俗之太不經者皆吾邑所未見而聞諸隣之士大夫每言其鄉有之而痛不能革者故附錄

之苟不以吾言爲僭而相率敦禮正俗各反先古豈不休哉憶古人所以恥獨爲君子也

一篇中語多明白易讀不爲艱澁鈎棘仍圈其句讀便初學也有稍費解者葢以旁註或更爲附論引証以暢其旨覽者各向寔地處求始得

一是書與士大戒相爲表裏盖士必躬行無

愧而後可以言表正風俗執此以論士如
秦鏡當前鬚眉可數肝脾畢露其誰能遁
之若向令人作八面鋒語未免容易影過
一是書卷凡六綱凡十二目凡七十三註凡
百十五而附錄之綱凡十六凡三凡十凡
十五共計三萬餘言惟是以言視之日費
唇舌愈添一障必實見之行事庶有實益
然亦有可約操之者乎曰存好心行好事

做好人是也雖古來聖賢千言萬語不過
如此
一是書之成得於吾弟吉孺氏之參証爲多
而同志者卒以爲然故敢以請正於大君
子惟是識旣固陋學復窾啟其所言未必
有合於道苟折衷而賜之教正敢忘大惠
一篇中引用除禮記家禮諸書外如孟雲浦
沈龍江呂新吾趙儕鶴馮少墟李緝敬郭

葵扞諸君子皆著其姓氏以見非非愚臆說

且以不沒人善云爾

一畢孟侯師嘗作里居四則愚廣其意爲七

孟侯之言曰觀於鄉而知人品眞僞之易

辨也盖士有才凌一世譽滿簪紳而不可

以欺里俗服妻子者傳茂遠泊然靜處不

妄交遊袁司徒嘆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

其帷其人斯在豈得非名賢故澹泊寧靜

四字貞今　劉症[illegible]仆

一附龍江先生垂涕東言盖其閱世既久見理極眞一句一喝一字一淚眞救世不得已之心昔孔子觀敧器曰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學者尤當熟玩

存古約言義例　終

存古約言目錄

卷之一
敦本
閑家
厚俗
卷之二
論冠
論昏

論喪
論祭

卷之三
服式
宴會
交際
揖讓
柬劄

卷之四
士大戒
訓士三箴
卷之五
孝弟詩解
卷之六
署門七則
廣七則

[illegible]沈龍江先生垂涕衷言

存古約言目錄終

存古約言卷之一

新安豫石呂維祺著
關中少墟馮從吾訂

敦本

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文公注曰行仁。似已。愚謂爲仁之仁。當解作人。應首句爲人。人字。蓋仁也者人也。猶孟子所謂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也。孝弟百行所從出。故曰

本也木有本而榦而枝而葉而花而實胥於是焉本撥而末茂也吾未之前聞也首敦本

子事父母務聚順常使父母悅有不悅弗敢即安隨力所至以奉養之不敢有所誘其致養也必敬色必和

呂新吾曰百年有限之親一去不回之日觀此二語良心有不悚動非人子也故事父母

者貴致養致敬。百方聚順。大戴禮云。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檀弓云。左右就養無方。所謂巧變無方者。只是要父母心上悅。

或問家庭有難處者如何。曰。世之難處有如焚廩浚井。日以殺舜爲事。否有如閔子衣蘆花。否。大舜閔子。畢竟成孝子者。正爲難處中。能委曲處也。故凡家庭雖難處。亦要十分委曲。不可逕情觸忤。

凡有綿帛父母未衣不忍先着體。凡有美鮮。父母未嘗。不忍先入口。此孝子之用心也。

世人慳吝。雖父母之養。不肯盡心。或有兄弟。互相推諉。至今父母凍餓。或富而力能養者。在父母前。多粗率無狀。求其敬且和者。百無二三也。嗚呼孝道之失久矣。

宗約歌有云。要識親恩看兒女。人能以愛兒女之心。愛父母。則孝不可勝用矣。乃卒不然

者私心蔽之也嗟乎孝順還生孝順子忤逆還生忤逆兒眼前報應往往如是眞可憐可畏

孝子毎一舉念措足必於其父母立身體道顯親揚名以成父母志

人能念念事事想到父母身上便自不敢分毫虧損大禹八年於外受這等苦只爲成就箇孝

無履險搆怨以危父母無失身匪人以爲父母辱無陷父母於有過無戲謔上及乎父母

履險如作非理非法之事淺言之登高臨深皆是搆怨如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失身匪人如濫交損友博戲飲酒虧體辱親陷父母於有過如父母有過阿意奉承不能幾諫使得罪於鄉黨隣里戲謔如今人非理虐戲以媟褻之語將父母供談笑者

戲謔者士大夫之小伎倆也雖君子所不禁然何至謔浪不莊口不道忠信之言并及其父母乎君子不戲人有戲者笑而不應或莊語以規之久自熄矣詩云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兄弟相友毋以小忿小利傷同氣之愛

兄弟本同胞一體卽堂從兄弟亦祖宗一氣所生弟當敬兄兄亦當愛弟世俗多因些小

財利。或一言之忿。反面相仇。甚至罵詈揪毆。或以爭家財。公然告狀。如敵家然者。一體之中。自分胡越。大傷天倫。迷而不悟。亦可憐矣。世有最難解者。凡異父同母之兄弟。多相好。而一父兩母之兄弟。多相讐。何相反也。夫大度者。以四海爲兄弟。小見者。以一體爲參商。吁可異哉。

家庭骨肉。以和爲本。和致祥。乖致異。毋聽婦人

言。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眞天倫樂事。常見人家父子兄弟。詬誶乖離。卒生異禍。只爲孝弟有虧欠處。

凡人家庭不和。多起於婦人。盖婦人之見最小。最偏。多好聽信閒言。搬唆是非。易於離間骨肉。只在男子善化。康節詩云。丈夫休聽室人唆。其言痛切可玩。

以父母之心爲心。敬長睦族。篤親和隣。以情相屬。以義相砥。

長謂族中尊長。及凡長於我者。族則統一姓而言。親卽姑舅中表之類。

傳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又曰。貴老爲其近於父也。敬長謂其近於兄也。故不能敬長睦族。篤親和隣。非孝也。禮云。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

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又云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故曰孝子毎一舉念措足必於其父母

閑家

閑字之義如門置木焉使人不得闌入禮所謂外言不入於梱内言不出於梱是也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女子嘻嘻終吝蓋婦人爲一家之本而義方也閨訓也馭下

也皆家政所最關切者。人情毋詳外而畧內。君子之齊家也。則自身範始矣。次閑家。

治家。內外嚴肅。男女有別。婦人非至親女人喪。毋出弔。雖至親毋頻往來。凡男子係親屬者請揖。只令說知。不必見。

孟雲浦曰。女人非至親女人喪。不可令弔送。未五十以上。雖至親不宜往來。會酒亦不宜。男子請見拜揖。有事只說知。可也。

婦人毋結社。延僧道。誦經。及朔望歲時入寺廟燒香

婦人毋看春看燈。毋直走街市。

不得已而走街市者。必以至親一人隨行。仍擁蔽其面。擁蔽者。即令戴面簾之類。

凡。外來婦人。如師巫。卦姑。媒婆。賣婆之類。嚴禁毋使入人家。

凡子弟。教以義方。毋姑息。毋令濫交。毋使私有

其財毋恣性氣。

義方。謂教之以正。如存心做人道理必使在天地間做箇好人不失一點良心在士。則讀書明理義。即農工商賈亦自可以存好心做好人。今人教子弟。先以會賺錢。做美官。爲期許而所朝夕見聞調習者無非機械熟媚巧取強圖之事。欲子弟爲佳子弟。是猶白之暮而黑之招也。其將能乎。

嘗見人家子弟放蕩不檢多由交不擇人相誘爲非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市久而俱化爲父母者貴愼之於始也

孟雲浦曰凡接朋輩須察能切磋相成否仍蹈舊習否此最要緊不可忽

禮父母在不有私財不以財與人律有卑幼擅用財之禁蓋以明家無二上且以預防子弟之淫奢慮至深遠也記余兄弟幼家大人

不令私有一錢果稍稍自振不至失人匪彝皆家大人有以成之初猶不甚知乃今知其愛之至也今人有愛子弟者恣其所用至令因以賭博浪遊損身喪德誰貽伊戚哉

近聞有子弟不肯讀書每遇考試專一營求人情至破家不恤甚則買通衙役設法傳遞或用賄倩人代筆希圖徼倖此等事易引壞後學心術前數年尚無此凡有子弟者宜爲

深戒乃更用賄助其所爲亦甚愚矣
抱兒者常使採打人以爲歡或父母引手令擊其面或動出淫媟語以詈人此便是初教不愼處

教女以謙順端婉與所以事舅姑之道及中饋諸務毋專尚刺繡

謙謂虛心屈已順謂恭承教訓端謂笑言不苟婉謂不敢專主舅姑謂公婆事舅姑如內

則所載。非止一端。只是孝順奉養。不離心。不

反辱也。中饋。謂厨竈茶飯。及井臼衣服之事。

必使熟慣。以事公姑。及夫主也。刺繡。如今之

扎花挑綉。雖不能盡廢。專尚而不教以道。則

非矣。

今人養女。多不教讀書認字。蓋亦防微杜漸

之意。然女之貞淫。却不在此。果教以正道。令

知道理。如孝經。列女傳。小兒語。女兒經。女訓

女誡之類。幷古貞女賢婦故事。不可不熟讀
明講。使他心上開朗。亦闇教之不可少者。
世俗養女。多一意姑息。不知教以婦道。他日
習與性成。其父若母女之也。而夫家之舅姑
也。夫也。娣姒也。夫之兄弟若姊妹也。其尊長
也。亦女之乎。若厲以辭色。拂其習氣。非死則
病。是姑息非愛之也。故曰愛之能無勞乎。豈
獨爲男子發

僕從宜簡宜嚴飭以安靜省事爲本

沈龍江曰凡吾輩鄉官皆好省事而僕從則喜多事惟多事故僕從亦一鄉官也假令一鄉官使十人十鄉官使百人則一邑有百鄉官矣嗚呼一邑中百鄉官其氣燄豈不薰塞邑里無復有空閒處耶矧復有兄弟子姪亦皆以鄉官行事而僕從亦皆稱鄉官僕從也於鄉人何堪矣夫一人之身而人之藉我爲

用者若此其衆吾兩手兩目豈能徧戢只將就足用不必太多太多則衣食於我者侈矣若謂有不衣不食而爲我服役者則益不可何也彼不衣不食而爲服役者非徒也必藉我以行其私也彼藉我以營私吾因彼以欽慾則我之役彼者一時奔走之微勞而彼之役我者終身名節之大竅也此豈我役彼實彼役我奈何役人者而反爲人役哉縱不然

而堂堦之上森然林立車馬之間簇如雲湧亦甚非有道者宜處矣

凡僕從以膚受來愬者直笑曰我不曾眼見有駕言毀罵主翁者直笑曰我不曾耳聞則下人無所售其欺而我亦不爲彼激怒以傷吾天和致有他事蓋一忍之爲效多矣

厚俗

俗有俗態有俗腸有俗眼其日趨於薄也

如江河之日下也不以厚隄防之不止也然君子自處於厚非爲人厚之也買有二玉等一值千金一倍之其厚半也其所厚薄而其所薄厚誰信之耶君子宜以厚爲俗先其迴狂瀾於既倒乎次厚俗

凡與人處毋占便宜毋廣侈田宅因而與人爭

學者心上須淘洗得利字乾淨方論人品不然則日流於卑汚苟賤之小人矣况利害相

伏天綱不漏衆怒難犯恐其所謂便宜者不能受而禍隨之矣即不顧人品將不顧禍耶田宅常產勢不能無然何至必極其願而後爲足乎世人貪得無厭易於招詞訟惹怨恨失體面辱父母何苦枉費此段精神況所得或有不義能保其終爲我有耶噫人生榮枯貧富有一定之命有不可知之數一毫絲不得人貪侈者未必便世世享用恬約者未必

便箇箇餓死。所謂君子贏得爲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也最宜猛省。
鄉俗。於田宅多與人爭。爭必訟。自是常情總之皆起於貪吝。噫。疆場之事。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試觀眼前田宅。幾年間便已非其故主。念言及此。便當諸念灰冷。
日用出入升斗秤尺等子之類必平。毋非理營利自損陰隲。

市井小民。苟且營利。升斗秤尺等子。出用小者。入用大者。固無足恠。士人家亦效之。削鍼頭之鐵。而先自壞其心術。巾智弗爲也。非理營利。如損人利巳。借人行事。因事自潤。息上加息。設計取財。凌逼無厭。告賑抽豐之類。皆是。

忍小忿毋輕與人鬬。

不忍最害事。試觀一朝之忿。忘身及親。那箇

不因不忍激出世人有財力則凌人無財力
則不肯爲人下嗟乎不衡諸理而惟財力是
恃鮮不一敗塗地若夫財既不饒力又不足
惟執拗爭勝其究多受大屈辱所謂一慙之
不忍而終身慙也
凡不能忍只是見理不明亦是要便宜的意
思不知能忍讓人當下少受多少煩惱事後
回頭一看何等快活若不忍則終身結怨終

年報仇何日了。却寃家對頭。但人正當怒氣塡胸。說該忍。誰肯忍。卽說到忘身及親。彼亦不管。惟是見理明的人。看得我胸中有眞正受用處。我直要做千古豪傑。何暇與此等人較量。孟子三自反。亦是這箇意思。

君子恥與人訟。不得已而訟。必以正。毋詭遇求勝。毋揑造影響揭謠。知親友欲訟。可勸者勸止之。毋陰挑起事。

凡事宜含忍曲處不必經官若不得已而應須與同志直諒之人商議可否亦當平心易氣據理辨折若鳩集橫毆披髮罵街求情囑託因人求勝總謂之詭遇恐操機雖熟而奇禍亦深涉川之戒亦可畏也或知親友訟而勸止或爲之處分停妥即屬陰隲若搬唆起事則險矣君子小人用心不同於此可見

凡兩怒則必有溢惡之言我若傳之敵家或

播之衆則非惟挑釁抑且傷人名節豈非所謂兩刃者乎此士人所易犯以爲無傷者宜以爲大戒也

毋鳩衆聚毆使酒駡市毋誘人子弟開局博戲招妓浪遊毋連類呼朋登城入市窺人婦女毋聽信無爲白蓮等教結社念佛男女混雜夜聚曉散

里俗多聚衆誦經設醮進香極其奢侈已爲

可厭。而或有鄉曲愚民。崇尚邪教。喫齋誦經。男女雜混。不曰成佛。則曰封官。至死不悟。不知此輩不過引誘愚民。貪色貪財。如山東白蓮作亂。盡被殺戮。何官之封。何佛之成。其明鑒也。此中士人。尚知鄙薄此類。但鄉曲小民。多有惑者。宜正其本以力禁之。故曰經正民興。斯無邪慝。是在主風教者留意焉。

存古約言卷之一 終

存古約言卷之二

新安豫石呂維祺著
關中少墟馮從吾訂

論冠

孩而失曰未童童而失曰未成人冠則成人矣乃至不能亭亭楚楚挺然爲天地扶正氣而以俗流終不負頭上冠哉此禮久廢憶余冠家君爲告祠而醮餘無聞也宜

亟復次論冠。

子弟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擇吉告於祖先。預請鄉黨姻友中之賢而有禮者一人為賓。擇達禮者為贊。至日盛服迎賓。儀節遵照家禮。斟酌舉行。此成人之始。為父母者必不可忽。

如貧愚不能如禮。亦須請至親有行一人。告於祖先。命以成人之道。俾俗[illegible]者即是。

孟雲浦曰。子弟遇當冠者。務行冠禮。以責成

人之道儀注照家禮然須從簡便若貧不能

請賓者只於祖先告拜行之即是

既冠乃字

古人重冠禮蓋謂自此以後以成人之禮責

之近世以來人性輕薄遡十餘歲便私自製

冠或彼此送字送號無復古意爲父母者亦

相因以爲常所以自幼至長愚騃不悟然則

冠禮之當復也豈獨爲禮文哉

冠後。拜父母尊長。明日拜宗族親黨。所知者宜答拜。或稍致祝願規諷之語。

女子將笄。亦照冠禮舉行。命以爲婦道理。

沈龍江曰。今鄉俗所謂冠。非古也。蓋皆以戴網爲冠。不知網起自

國朝。前代無網時。豈不行冠禮乎。今擬童子戴帽。即行冠禮。迨後束網。不更三加。庶幾近古。馮少墟曰。還以戴網爲冠。庶合時宜。

論昏

夫昏者合二姓之好。以主宗祧。為萬世嗣。何如其重也。而可以遠於禮乎。昏禮失而天下無婦道。此興亡成敗之關。關雎耶。牝鷄耶。次論昏。

昏六禮以問名親迎為重。有廢者宜復。

按六禮。一曰納采。二曰問名。三曰納吉。四曰納幣。五曰請期。六曰親迎。家禮以問名。併入

納采。而以納吉。請期。併入納幣。及親迎。六禮
備矣。今俗有定親禮。類納采。而獨無問名禮。
凡結姻。多擇日同媒一拜。固爲簡便矣。不知
此甚有關繫。初無一刺。甚或有不親拜而以
媒往。或酒中一語。此後兩不照管。因之而毀
親者。以有爲無。賴親者以無爲有。每見鄉曲
中。因此告狀傾家。甚至喪其女命。可以問名
爲無甚關繫乎。隣邑有先送啓而後拜親者。

畧似問名之意。猶爲近古。親迎之禮。今後子弟畢姻。兩家宜商議舉行。其儀注照家禮。或從簡便。以存古意。夫婦人倫之本。宜正其始。

有問士人對俗人結昏。士人欲行昏禮。而彼家不從。如何。朱子曰。這也只得使人宛轉去與他商量。但古禮也省徑。人何苦不行。

納采納幣及賠送妝奩。俱宜安分循禮。毋過奢。

文中子曰。昏娶論財。夷虜之道也。吾鄉昏姻。

士大夫知禮者。多不論財。自是美俗。但富家資裝。或有過厚。故里俗相傚。而中人之家。有取息鬻産以粧門面者。甚有以妝奩多寡。追徃厚薄作青白眼。凌虐其女。噫丈夫寧餓死。豈以妻財潤身家。爲翁姑夫婿者。何如人乎

昏宴請客。止宜至親五六人。至多毋過二十人不用客者聽

鄉俗以客多相誇尚。有携至百人者。或女家

索客只圖好看彼此競從奢靡又有抄手筵
席男女家迭為辦席糜費無益一往一來徒
損精神而耗財力非君子之道也余謂俗難
驟革姑許用客以五六人為率多至二十人
而止盖謂昏娶大禮其姻族中表舅姑之類
不一至焉亦非人情故四禮惟昏不禁客然
寧少無多猶為頗雅若抄手筵席既革只量
席之多寡為備折席或送米麪麯酒之類無

所不可。願同志者力挽頹風也。

女子毋拜筵。毋搬三取九。羣行街市。

孟雲浦曰。昏姻聘禮。并粧奩。俱宜安分循禮。女家勿爭聘財。男家勿爭陪送。請客止宜至親。勿得泛濫。女子不須出拜席前。搬三不宜直走街市。以全廉恥。

毋服內借親。兄弟就婚。

田間細民。有服內昏娶。名曰借親。有弟娶孀

嫂兄娶弟婦名曰就昏不知律有明禁且就昏本胡元惡俗相沿日久恬不爲怪宜諭止之

或問有當喪而家貧親老萬不得已須借親者又或相繼當喪男女長而無倚則奈之何

曰此亦有不得已而爲之者但亦須在祥後若鄉俗葬日扶親及未葬嫁娶大非理至就昏斷斷不可雖已聘未嫁名分既定亦非理

之所得爲者。

凡結婣。擇端正同志爲媒。毋用細人傳言。

盖有一等婦人。專一作媒。不知大體。多騎兩頭馬說話。兩家誤信。因之生嫌起怨。此禍福安危之關也。鄉俗多有用者。宜相與漸裁抑之。

毋詐冒結昏。

詐冒。謂本人原有殘廢。或過老過幼。或庶出

過房之類。隱諱不言。却以姊妹兄弟。詐令看視。此律所明禁也。如兩家明白通知。情願寫立婚書者聽。其指腹割衫襟爲婚。律有明禁。宜知之。

鄉曲中。有貧不能娶者。所知宜助其資財。完娶。若男女家有所慊憎。非本人篤廢姦盜。而輙議毀親者。非理。

論喪

之折主於哀者耶。哀麻擗踊。哀之溢也。衣
衾棺槨。哀之致也。若招僧演劇。延賓與宴。
近於樂矣。習而不知其非。若此類者。非以
薄爲其道耶。奢寧儉。易寧戚。吾以觀本焉。

次論喪。

執父母之喪。以哀爲本。未葬。朝夕奠。不致祭。不
飲酒食肉。

喪家未成服前。孝子方被髮跣足。爲招魂望

復之事宜朝夕獻食如生時上食若用鼓樂牲牢延賔行禮謬甚夫祭禮而可以被跣行者乎

按家禮正衡云諸侯七虞以七日爲節後世遂以人死之後七日必供佛飯僧言當見地下某王其謬已甚今

大明會典

皇妃親王公侯之死其七七百日皆有御

祭。夫既不供佛飯僧。又不致祭。恐人子於是日。心有不安。古禮未葬不祭。恐難太拘。今擬於七七百日。各隨貧富盡禮致祭。雖非古禮。亦孝思所必至者。然亦只是朝夕奠之加厚者。與吉祭自別。

或問。七七百日。既可祭。亦可用鼓樂否。曰。鼓樂似不宜用。鄉俗多有用者。如親友以鼓樂至。不能遽阻。隨便無妨。只不可用之侑客耳。

孟雲浦曰喪禮遵家禮朝夕奠既葬始行祭禮未葬不宜請客行禮更不宜招僧道及作雜劇鼓樂。

喪家不招僧道作佛事。

今世用僧道作齋或作水陸會寫經造像云爲死者滅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爲則入地獄甚者日則孝子沿街隨僧迎經夜則破獄照星或作人物戲具講經唱法或男

女夜出迎靈法禁不能理諭不曉士人家亦復爲此曰未能脫俗聊復爾爾嗟夫人死則形神相離即果入地獄受舂剉諸苦尚知痛即使靈魂未散如人半身不仁針灸燒斫已不知苦豈以死而骨肉腐却知苦乎溫公引唐李舟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

小人也。何待其親之薄哉。就使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曰。親有疾。則禱於羣祀。君子或爲之。豈以親死而忘之乎。曰。此亦人子無已之情。原爲悅親之意。且欲其親之生也。今乃爲其死而免罪。則異矣。此事積習已久。牢不可破。細民無責也。讀書知禮者。乃亦相率而爲之。豈不惑哉。

世俗作佛事。非必眞實爲親。不過圖好看且

曰某某尚能做齋我不能也教人笑話如眞

實爲親何不在生致養無缺何不死後極其

哀痛無飲酒食肉即是爲親懺悔何不衣衾

棺槨以身擔當必求盡心而顧汲汲於此是

亦不可以已乎

凡吊死者惟切近尊長四拜平輩及遠親止兩

拜卑幼則揖而不拜應哭者哭未成服不出紙

旛不赴吊

古人知生者吊知死者哀今則槩拜死者而生者從旁荅謝雖非古禮然相沿槩不可變但今世吊客多於死者皆施四拜之禮不然則連叩而已無有行兩拜禮者余故分爲三等以節之庶不失禮意

喪家初死前三日猶以生望死者于古禮未應吊且孝子此際哀痛昏迷匆匆治棺槨衣衾猶且不暇而顧應酬吊客耶宜待成服之

日。方出紙旛方赴弔。有至親先入哭弔唁者
不在此論。

古人成服。凡五服俱有首絰腰絰與上衰下
裳之制。鄉俗自朞以下。便不制服。只隨便家
常素衣素冠。遂謂成服。甚者止帶白巾。而衣
履。或參用有色者。甚非禮。宜反之古。

一凡。婦人於男子喪。非切近至親。不入弔男子
於婦人喪。亦然。但果於生者有知。入而唁慰

自是古禮。

凡吊喪皆用素服。或用冠帶白員領。故曰羔裘玄冠不以吊。

父母之喪。以嫡子主之。無嫡子。則嫡孫承重。諸孫非承重不被跣。

承重。謂主喪也。惟長門子孫為然。長門無嫡孫。則次孫承重。長門無子孫。則次門承重。長門有人。別門無與也。今長門既有子孫次子

或亡。則次子之子。亦被跣行三年喪。曰吾承重也。此非禮之甚者也。

小民三年之喪。多有至三十六箇月者。其執祖父母喪。非承重。多亦被跣。其伯叔父母喪。多用斬衰。亦有被跣者。女子出嫁。喪父母者。多抑而不爲之服。或無抑之者。則服三年。均之非禮。知者傳諭改正可也。

凡有喪。槩不請客徵禮。止攢分共奠。或置素軸。

具牲酒食卓不必過費以其餘分付主人至親奠賻不妨稍厚若大盤蜜樓綾錦旛幢人物樓閣像生飛走之類俱屬無益宜去太甚

奠爲死者賻爲生者昔孔子曾脫驂賻舊館人喪若至親所知於常儀之外或有贈賻誰謂非厚道耶但近時上祭似爲過奢宜漸從簡省而旛幢人物之類則太甚矣

喪家宴賓非禮但相沿已久難以遽革今擬遠

客應留飯近客赴奠主雖留客客固辭如主固請則寧儉毋奢客亦不宜久坐不用鼓吹優妓侑酒主人不陪坐

遠客特臨有不得已而陪者低案素食不失戚容方是

凡在喪不入公門不預筵宴

親友不爲喪家煖喪不強孝子飲至醉不招妓作雜劇不扮戲不靡費路祭不邀客送葬送賞

世俗有煖喪者用鼓樂優人作雜劇或扮演戲文甚有強孝子至醉又有路設棚祭靡費不經意圖報禮者又有預邀親友送葬因之飲分作賞資者以及撻壘搶紅之類皆所謂習而不知其非同志君子每相搵擊不從此嚴革之長此又安窮乎

郭蔡抒曰喪家發引親友祖奠亦情不容已者但設香楮牲帛而已邇來俗尚奢靡有搭

一路祭棚幕而費十數金者且陳列玩器大張鼓吹排設酒筵招用妓女歌舞喧閙駭人見聞不知喪禮寧戚之義何居最可嗔者孝子謝棚每一處勸酒數盃夜半始歸酩酊大醉卽至次早啓柩之時酒猶未醒人子哀痛之謂何吾鄉同志諸公當力挽此風更望喪家懇辭之而自已是亦還雅道之一節也

人子送終毋以兄弟衆多互相推諉使日久暴

露。或草草完事。

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於此不盡其心。更於何處盡心。蓼莪之痛。寧能愁然弗思耳。

喪家毋散孝帛孝布。

楊東里曰。吊是常禮。孝是凶物。豈有送凶物於他人。使爲己親掛孝之理。按先年散孝。始於富家。近來不論貧富。一槩散孝。或以爲釣

取賻儀之計賻薄則爭或以散孝爲常不散則爭俱非也或曰今散孝帽如何曰亦止本族有服之貧者其餘不必散或曰有賻奠厚而荅以素布素絹者則如之何曰此報施之常姑隨俗便

論祭

祭義曰追養繼孝君子將以繼之也霜露既降雨露既濡則有悽愴怵惕之心祭用

明水。登以備物。乃並其文與物而亡之。是故公羊傳曰。士不及此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

次論祭。

凡祭先一日齋戒。陳器具饌。預擇子弟或親友之知禮者。爲賛。祭極其誠敬。如在其上。不求備物。

家禮四時祭四代。冬至祭始祖。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宜按時舉行。俗節。如上元。端陽。中秋。重九。之類。則獻以

時食

今世祭禮久廢無論水木本源之思弗忍恝然藉令人子甘肥顧養而其先人不獲沾一日之菽水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耶或曰吾貧不能備物也吾不能爲席以延贊禮者也噫祭固所自盡也大之牲醴珍錯小之採山釣水無不可以明孝禮生用子弟爲之或不用贊者隨其力之所至情之所安惟在意誠而

致敬乃爲孝也孟子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
親今人雖至貧無有廢日用而斷往來者獨
於祖先靳此一祭於心安乎
沈龍江曰灌獻自兩事今人混而爲一盖灌
者方祭之時灌地降神求神於陰如燔膋蕭
達臭墻屋求神於陽也逮三獻則神已來格
矣而亦以灌地不野於禮乎宜照家禮改正
祖先祠堂必常使精潔朔望則拜祭有事則告

出必告。反必面。

在喪不可廢祭。易服舉行。几筵前仍衰服。

几筵。卽靈座也。衰服。卽斬衰齊衰也。

祖先神主以宗子奉祀。支子止隨班助祭。不得僭祭。

鄉俗不知宗法。故祖父母之主。多無定在。今擬以長門奉祀。如長門貧不肖。不能主宗祧。以次門遞主之。然遇常祀。必宗子至始行。宗

子病或瘳則否

但有新味未薦祖先不可輒自入口

遇祖先及父母忌辰變素服舉祭是日齋戒不飲酒茹葷不與喜宴

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謂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附論鄉俗元旦以薄圖卓中設天地神牌而

祭以牲果。其意雖善而實凟。或曰。人稟天地以生。此日豈能恝然。雖無物可以酬德。而以獻物起敬。所謂無害於義。從俗可也。龍江曰。只宜設香案四拜。似爲近禮。

今人家多設家堂神位。而画以三教諸神。既淫而不雅。又泛而不切。似宜改正。於牌位書本宅司宅之神。而配以竈。盖凡人家宅舍。人烟所在。中必有神主之。而國制。庶民得祀竈。

皆家神之最切者。士大夫家宜配以五祀。或二祀。按禮大夫五祀。士二祀。以上二條。謹以俟知禮者折衷之。

存古約言卷之二終